



## 小水洼里真有鱼

合肥 王张应

第一次去金斗公园，入园便是一块小水面，似乎进园的人就是来看这片水。瞅一眼便明白那是人为挖出来的小水洼，不是天然水体。水洼造型美观，有明显斧斫痕迹。放眼望去，整个水洼边缘不见沟渠与外界水体连通。水是公园的眼睛，我未见过没水的公园。金斗公园所在地，离巢湖很近。在建公园前，它很可能是一块大致平坦的荒地。挖地堆土，一举两得。小山坡有了，人工湖也有了。再在山坡与水岸边种些花草树木，昔日的荒地便成为眼前有山有水的花园美景。

走近水面，本想看看这块水面有多大，目测水有多深，观察水里是否种植水生植物，诸如莲藕之类。这些都来不及看，意外看到一块立于水边的警示牌——禁止钓鱼。我暗自发笑。在巢湖周边，到处都有与大湖沟通的大小水体，巢湖里不能钓鱼，随便找个小沟汊，就能钓到在大湖里长大的鱼。谁会到这地方钓鱼呢？说起来它也叫湖，实际上不过是一个人工开挖的小水洼子。这种水体里怎会有鱼？除非是好事者买鱼回来在这里放生，或者有鱼跟随狂风暴雨从天而降。笑归笑，我还是相信那警示牌不会无缘无故立在那里，定是有人曾在这钓鱼，被公园管理者发现。

再次去金斗公园是在几天后的一个黄昏。一个人散步，随便走，随意看。还是那个水洼，走在它南端小桥上，发现水里有动静，让我很意外。头次来到这个水洼边，我很认真地观察了一番，都没看到水里有动静。这回站在桥上看水面，却发现明显的动静。先是稍远处水面上的动静牵动我的目光。那是两只灰色水鸟，在离桥约七八米处凫水。一会儿两只鸟儿同时在水面浮游，一会儿先后潜入水下、浮出水面。不知道它俩是嬉戏还是劳作，但有一点是清楚的，它俩很开心。似乎在这块很小的家园里，它俩日子过得还挺滋润。

这下子，我开始动摇之前水洼无鱼的判断。有翅膀能飞翔的鸟儿，不愿意去天上飞翔，却愿意在水面如小鸭子一般凫水，该是水里有吸引它们的东西。接下来，我的目光被近处的动静牵回来。桥下的水面，陡然泛起水花，涟漪一圈一圈朝外扩散开去。在波纹圆圈里，有一群小鱼顶着水面游来游去。是那种两三寸长的小野鱼，于池塘或小河里寻常见。它们喜欢在水面下巡游，时不时扬起嘴巴顶破水面，让人察觉到水里有鱼，水里有好多。

眼见为实。这个小水洼里，还真有鱼。活动在小水洼里，进入人视野里的鱼，竟是野生鱼。在这块完全独立不与外界连通的水洼里，出现野生小鱼，不能不自问一句，鱼从何来？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当然不可能，我仍相信它是天生的。天生的不一定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在天空下面的水体里，甚至从水底的泥地里，直接生出鱼来，都可认为是天生的。果然，有水的地方就有鱼。改天我去找一口大瓦瓮来，放在公园里，趁下雨蓄满天落水。那口存水的瓦瓮，在公园里放上一段时间，水里定会生出些小虫，不知道会不会生出几条小鱼来？生不出鱼来，问题就该出在瓦瓮上。虽然瓦瓮也是泥土做成，但它毕竟经过高温的烧烤，瓮的底部过于坚硬，足以隔绝地气，以至于地下的生机进不去盛水的瓦瓮。

想到这，才意识到水洼边立的那块警示牌确有道理，且很必要。从前的荒地做成了公园，在园里造景，挖出水洼，一块低于周边的洼地经历几个雨天，便积蓄了上天的恩泽。垂柳和绿草簇拥的水面，便成为公园里最灵动的风景。那些在水面下嬉戏的小鱼是水洼优美的灵魂，稍远处两只凫水的禽鸟当然是冲着水里鱼而来。水里无鱼，它们早就离开了这块小水面。岸上的人就不要掺和吧。让水鸟和小鱼在水面或水底，去追逐，去躲闪，尽情游玩。它们在水里发生任何故事或事故，都不关岸上人的事。人若向水面伸出长竿子，性质可就变了。

世间许多美好皆由人造。许多美好后来不再美好，也因为人。

## 颍人·颍水·颍情(散文诗三章)

合肥 莫文华

### 一、颍人

“管仲相齐，鲍叔古今叹”。因为颍人双贤，让我一点一点地向你靠近，红豆和南瓜开始燃烧，历史和现实，一如顶戴一切永恒的语言，今昔岁月之间，纷纷漾起梦中的足音。因为仰视，思想的坐标，突兀在冬日暖色的脸颊上。就是这样一樽造型，化血肉之躯作弓，警世为箭，穿透火色太阳，复熄灭月亮和星光，我的先辈，他小时候就是个成熟了的愉快的孩子。先辈的黑锅黑灶黑馍黑房子，以及管鲍九合一匡的道义，都是值得今人世代承传和享用不尽的财富。

管鲍之交，让颍人有了歌声、笑声，家的意象，以及修长的触须，接通了自然与天空的情感往来。管仲老街在前，冬月的飞花，这些隔年的呼唤，像一块弥天的谎言，情深义重。竹笛幽幽渐起，思想的家园拐过的街角漫漫的郁翠在风中袭来，一往深深的履痕遥遥关天际。

如今一事无成。请拨我孤独之弦，请将我逃离琴弦又远可及的歌声找回。埋葬在这春秋无法复制的无边静夜，一种意象正将我一声一声地烫伤。

### 二、颍水

“八里烟霞争入市，碧波漾漾欲浮天”。清亮的水，穿透了远古，也穿透了我的黑眸子。在皖北水乡拜读了青青如草的往事，渔歌使从民风的巢里亮羽而来，收割水生的食物，将歌唱生命和爱情的水鸟养育成群。

滔滔颍水如淮川光活了水色，以热情的笑容和博大的胸怀，傲视限定命运的峡谷。水中的鱼鹰，大自然的眼睛，篝火一样耀亮了人生。我的乡人与

水相近相依，血液里流着小鸟的眼泪和喧嚣的歌子。面对水声，我的人生吐纳不出一声对唱，来应和满河道透明的思想，以及挚情。如一株水草的倒伏，完全是对力量的崇拜。

在水边，我好渴望风的弹奏，让沧桑的头颅飘出一缕亮音，飘出一丝古情，温暖世界。我承受不住，饮一口颍水，我在水乡古典的意境里醉卧成泥。

### 三、颍情

“五河三湾七十二湖”。认知颍上在30年前诗人阿红的诗里，多少往事已经一远再远。北方没有雪，于是我的旅途注定充满阳光。在风隙中，流远，飘逝。

天空不再蔚蓝，枯草不再泛青。是不是，雷的吼声，雨的哭嚎，把你惊吓？从此，一个心野荒冷又丰盈，以致当柔曼的晚风摇曳轻朦的蜜语柔韵，仍沉默不语。

叶萧萧落下，柳条泛黄，是你带走乡情残忍的脚步。雪花会悄悄洗却荒野，留下泪痕斑斑的容颜的污垢。却是一幅孤寂平静的面庞，容纳一颗鲜红冰冷的心。

从此确认，真情很难生长在细菌太多的世界。有真的，是经历了千辛万苦的磨难。忘不了那段荒凉情谊心痛的感觉。

老乡阿红，你在北方的遥远向北还好吗？我来了，你却未归。你只是用诗意无声无息地包裹我，你对故乡的思念，并以一把琴，用最动听的音符安抚探访者。

请允许我静静睡在你的诗里，不再使用任何方式。

## 师傅

合肥 张时卫

师傅一身本领，年轻时浓眉大眼、五官端正，可谓是一表人才、英俊潇洒，那双机灵的大眼睛透着智慧，唯一的缺憾是身高欠佳，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智慧，第一次见师傅，就让我想起庄子，逍遥自在、天马行空、鲲鹏展翅三千里的气宇轩昂。和师傅认识纯属机缘巧合，第一次玩单反相机，不知天高地厚，随影像中国摄影网的老师们一同去坝上采风，领队老师正是师傅。坝上一行让我这位单反小白收获颇丰，从师傅那知道了光圈、速度、快门、白平衡、迅速连拍、光影游走、取景、景深等一系列的摄影知识。一路上与师傅攀谈，方知师傅原来工作单位与我是一个系统，他的很多朋友与我也是朋友，不聊不知道，一聊全知道，顿觉合肥好小。坝上归来萌生拜师念头……师傅轻易不收弟子，我生生“喊”了三年“师——傅——”，可能是我的诚意，又或许是师傅看我整天在他后面“喊”“师——傅——”，不好意思便收下了我。

师傅玩单反的时间也不算长，但他对相机功能的熟悉程度已达到专业水准，师傅的摄影方向主攻拍鸟（俗称打鸟）他所拍摄片子，曝光率之准确，抓拍鸟飞起飞落刹那间的灵动，让我们这帮徒儿是望片兴叹。他的作品拿出去任何一张参赛，都能获奖。师傅对拍摄的每一个镜头都是用心的，甚至是追求完美的。他用镜头把鸟类与自然融为一体，表达得淋漓尽致。用点、线、面、色、彩、动、静，叠映出一张张栩栩如生的鸟类世界。他经常怡情山水，经受跋山涉水、肩



坝上草原马奔腾！张时卫/摄影

扛设备、狂风暴雨、风吹日晒、蚊虫叮咬的种种磨砺，只为获得一张满意的鸟片，体会苦中作乐的快感。在寻找鸟儿的过程中，看见鸟儿精灵般的灵性，美轮美奂的舞姿，带给人类的美好，不得不感叹如今社会生态环境的改变带给家园的文明，人与鸟类变得更加和谐，他希望世界每个角落都充满鸟语花香。

师傅对艺术的执著也影响着这帮弟子，他对摄影的画质要求很高，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。他常对我们说：“摄影，就是拿片子说话”，“你们要善于反思，善于总结，多看别人的优秀作品，多记优秀作品的参数，以后自己遇到同样场景要学会运用”。我的理解是举一反三，活学活用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。在师傅的教诲下，我偶尔也能拍出一些“神形兼备”的片子来。

时光如梭，白驹过隙，一晃五年了，说是拜“师”，其实我们与师傅亦师亦友。在与师傅的交流过程中，对摄影有了新的认知，那便是要用心灵表达作品，用作品表达思想，用思想表达灵魂，用画面表达情感，用镜头表达语言。